

把兴趣做成了一生的事业

——记兴安盟公安局刑侦支队法医王高成

已经是子夜时分，“老头儿”与徒弟王力还在做一个尸检。突然他停下了动作，给王力使了个眼色，王力熟练地从他的裤兜里掏出了一块老式水果糖塞到他嘴里。

这是他的一个老习惯，因为患有严重的糖尿病，所以不管去哪儿兜里总是揣着几块糖。

这个爱揣糖的“老头儿”就是王高成，兴安盟公安局刑侦支队法医。“老头儿”是大家给他起的外号，也会叫他“老王头”，一方面因为他是支队岁数最大的刑事技术人员，另一方面也是大家体现亲昵和尊敬的称呼。

糊里糊涂学了医

1981年，王高成首次参加高考，但一直没有收到录取消息。1982年，他再次参加高考，被内蒙古蒙医学院（今内蒙古民族大学）蒙医学专业录取，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。

“后来才知道，我其实第一年就考上了，但是信息不发达，错过了，就这样糊里糊涂的学了医。”王高成笑着说。

这场“曲折”的高考，改变了王高成的一生。

五年的医学生涯，蒙医、西医、中医他都学了个遍，从懵懂、害怕到孜孜不倦、信手拈来，这为他以后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毕业后，他被分配到兴安盟阿尔山疗养院工作，两年后调转到乌兰浩特监狱工作，成了一名“狱医”，这一干就是17年。

有一次，一名服刑人员突发急性阑尾炎，当时交通不发达，监狱离市区30多里地，情况危急，王高成便和同事在两张办公桌拼起来的“手术台”上，给发病的服刑人员做了阑尾切割手术，成功挽救了患者生命。这种果敢担当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显露。

有案子主动往前冲

2006年，王高成转隶至兴安盟公安局刑侦支队工作，成为了一名法医，踏上了他人生的又一个17年之旅。

王高成的到来，让整个支队高兴了好几天，大家对这个局里唯一的大学本科医学生充满了期待。

王高成果然没让大家失望，他马上进入工作状态，每天加班加点做鉴定、出现场，可以说随叫随到。不管在哪儿，他手头总有一个包，里面除了洗漱用品就是他工作的“宝贝”。



法医王高成。

“在别人眼里，说走就走的旅行很难，但是在我们队里就是‘家常便饭’，这么想我们还是挺时髦的。”支队民警葛彩明说。

只是这个旅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旅行，是一场探寻真相、追寻公平的旅行，也是一场考验体力与耐力、敏锐感和专业性的旅行。

一次，某地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，伤亡人数不确定，需要法医出现场，王高成和队里的同事立即赶往现场。36个小时，6具尸体解剖任务，当鉴定完成后，王高成瘫坐在地上。后来，他被确诊为糖尿病，随身的包里又多了一件物品——胰岛素。

这样高强度的工作让王高成的家人十分担心，只要他一出差，家人的心就悬起来了。后来他和家人定了“规矩”：单位的事儿不准问，案子的事儿不许提，出差了自己会主动报平安，不用打电话。

有一次，王高成接到一个复杂的案子，一连出差22天，家里果真一次电话也没打。王高成既欣慰也难过，定下这种“规矩”是工作保密性的需要，自己却要承受家人牵挂的无奈。

“有案子主动往前冲，案子破不了，他睡不安稳。”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姜广华评价说。

就怕造成冤假错案

尸体是最诚实的，它展现了死者生前经历的最后画面。自杀？他杀？意外？法医就是要

把好好所有刑事案件的第一道关，为侦破案件提供专业技术支撑，更要抽丝剥茧，找出真相，让逝者安息。

“干法医这么多年，我就怕因自己的失误造成冤假错案。”所以，王高成干工作格外细心，每次出现场，做检验，结束后总要复盘、做总结笔记。

王高成说起几个月前的一个案子，某派出所接到一位老人报警：他的女儿被人害死了。民警赶到现场发现，死者已经放在了炕上，身旁有一条麻绳，其丈夫苗某说他到放粮草的库房时发现妻子吊在横梁上，他赶忙放下来并做了简单的急救，但为时已晚。

现场勘查结果和苗某的描述基本一致，现场没有第三个人的痕迹。

“我女儿不可能自杀。”死者的父亲怎么也不相信自己活泼开朗的女儿会毫无征兆的自杀。

这引起了侦查人员的注意，到底是他杀还是自杀，案件一时难以定性，侦查工作陷入困境。王高成通过尸检，发现勒痕不符合缢死特征，果断地确定死者是被他人杀害。

他连夜把死者成伤机制详细写下来，并把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过程进行重建，从犯罪心理、生活习性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全面刻画，尽可能地为侦查人员提供审讯技术支撑。

最终，嫌疑人苗某在一个个技术围成的坚

固证据链面前供述了自己杀害妻子的过程，公安机关成功破获这起故意杀人案。

能够做到客观、公正、严谨、准确地得出死因以及各类损伤程度的鉴定意见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王高成做到了。

多次到法院出庭质证，面对律师的刁钻质疑，王高成有理有据的解答，总能让对方心服口服，使案件得以更快的流转，从根本上提高了办案的准确率和效率。

有一次，他去乌兰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庭质证，结束后，法官握着王高成的手说：“有你出庭质证，我们心里有底。”

把爱好干成了事业

现如今，刑侦支队又增加了两名年轻的法医，硬件条件也大大改善，王高成也快到了退休年龄。

大家遇到拿不准的案件，第一时间还是会想到王高成，他的手机成了“专家咨询热线”，如果说不清楚，他就直接去现场，风雨无阻。年轻的民警说：“有他在，大家才安心”。

因为工作原因，队里的同事们都有一些基础病，他自己也是久病成医，闲暇之余大家有什么身体上的小毛病都会咨询他，办公室成了“医务室”。

王高成还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，归纳整理了一本“高血压、糖尿病保健知识手册”发给大家，指导大家怎么调理身体。

他平时除了看书没什么其他爱好，《命案现场分析概论》《人体解剖彩色图解》《法医鉴定》……各种专业书籍摆放在手边，每本书他都要反复看，还做了密密麻麻的批注，这个习惯一直保留着。

从事法医检验鉴定工作以来，他承担着兴安盟法医伤情重新鉴定工作，参与兴安盟重大疑难命案死因鉴定、参与勘查命案现场、非正常死亡现场和交通事故现场上百起，出具法医检验鉴定文书1200余份，在办案和检验鉴定工作中从未出现过任何差错。

今年10月，“老王头”就要退休了，他说自己就是一个平凡的人，没干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儿，就是喜欢这个职业。

为生者权，为死者言，还社会公平正义，这是他的信念。“老王头”说，自己是幸福的，把兴趣爱好干成了事业，一干就是一辈子。

(张静)

把“死结”变成“活扣儿”

“老李调解室”的工作秘诀

“卷帘门，我已经找人修好了，你为啥还没完没了！”

“你找的不是厂家的售后，将来再出了问题谁负责？”

4月3日，在乌兰察布市公安局集宁区分局白海子派出所“老李调解室”，因三轮车溜车撞坏了车库卷帘门，物业经理和三轮车车主就维修事宜吵到了派出所，让“老李调解室”给评评理。

调解过程中，老李颇费了一番唇舌，把桌上的一杯水拿起又放下六七次，也没空儿喝上一口，直到一个多小时的调解结束，送走了当事人，老李才猛喝了一大口。“今天这个事儿，涉及到经济纠纷，双方各说各的理，比较难调解。只能‘冷处理’，我先让他们回去冷静一下。”

老李名叫李明，今年56岁，是白海子派出所“老李调解室”负责人。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，负责社区工作近30年，人熟地熟情况熟，加之办事公道正派，说话有亲和力，群众有诉求、有矛盾，有难事、有烦心事都愿意找他。

白海子派出所位于集宁区城乡结合部，辖区总面积278平方公里，有7个社区、17个村委、103个自然村，是集宁区公安分局最大的乡镇派出所。派出所辖区人多事杂，家庭不和、邻里纠纷、损害赔偿……这些看似“鸡毛蒜皮”的琐事，占据着白海子派出所全



老李耐心为当事人讲解法律条文。

部警情的48.6%。矛盾虽然不大，也都是“家长里短”，却影响着辖区的平安和谐。

如何让群众紧锁的眉头舒展开，成为白海子派出所民辅警关心的“头等大事”。2021年，李明主动请缨，肩负起矛盾纠纷调解工作，“老李调解室”因此应运而生。“要把群众当成自己人，把群众的事当成是家事，想尽办法化解矛盾纠纷。”老李调解矛盾时，有他的

“独门绝技”。他总结了调处矛盾纠纷的三个方法：“一笑”缓解气氛，“二听”了解缘由，“三唠”摆事实、讲道理。据统计，自“老李调解室”成立以来，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70余起，调解率达100%。与之对应的，白海子派出所辖区各类行政案件发案率实现了“两连降”。

“每一次成功调处的背后，都是老李肯

钻研、勤思考、主动作为的结果。”白海子派出所所长王海兵说：“老李喜欢走街入户和乡亲们拉家常，早已融入群众之中，所以辖区的人和事儿他都‘门儿清’。”

在白海子派出所“老李调解室”墙上有这样的标语：话有地方说、苦有地方诉、理有地方讲。

“我们这一带的乡亲，没有不认识老李的，调解室就是我们街坊邻居说理儿的地方。”家住李家村的张大爷说。

如今的“老李调解室”，不仅是辖区群众说理儿的地方，更是集宁区公安分局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的一个缩影。从2022年起，该局已在12个派出所推广“老李调解室”的经验做法。“在工作中，强化矛盾纠纷的源头治理是派出所主防的关键，‘老李调解室’实现了矛盾纠纷就地化解，不上交、不激化，把‘死结’变成‘活扣’，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”集宁区副区长、公安分局局长王立新介绍说。下一步，该分局还要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上下功夫，把具有一定法治素养和法律知识，能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的群众吸纳到各个调解室，让大家共同参与矛盾调处，让群众随时随地都能找到说理儿的地方。

四月的夕阳照进“老李调解室”的窗户，老李也结束了一天的忙碌。在一面面鲜红锦旗的映衬下，调解室显得格外温馨。(张佳良)